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故事

全八册

鏖战辽沈的故事

●姜有斌 左昌远 王萍 著

之二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故事之二

鏖战辽沈的故事

姜有斌 左昌远 王 萍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7年·北京

目 录

引 言.....	1
给北宁路“翻身”.....	1
打昌黎.....	4
英勇的塔山阻击战.....	8
血战桥头堡	16
拼杀在侧翼阵地上	20
坚守阵地 21 天.....	24
攻克义县	30
插如猛虎守如山	34
激战观音洞	39
围攻十二亩地	43
突破团管区	48
艰苦的配水池之战	52
虎腹掏胆	59
拿下锦州	62
围困长春	66
黑山阻击战	70
辽西灭“虎”	75
轻取沈阳	78

引 言

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东北战场形势对人民解放军尤为有利。东北“剿共”总司令卫立煌部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共55万人，分别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此时的我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共70万人，另有二线兵团33万人，合计103万人。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

从1948年9月12日起，东北野战军首先出击北宁线，尔后对锦州发动强大攻势。我夺取锦州后，又和平解放长春。经辽西大战，东北国民党军已成瓮中之鳖。东北野战军乘胜前进，一举解放沈阳、营口。辽沈战役历时52天，歼敌47万余人，解放东北全境。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它标志着蒋介石统治集团已经开始走向彻底的失败。

本册所选的战斗故事，都是对辽沈战役中某个战斗场面的记叙，且都是根据亲自参加那次战役者的回忆整理的，读后令人感到亲切、真实、激动。

给北宁路“翻身”

1948年秋，东北国民党军被孤立长春、沈阳、锦州及其周围城镇。其补给线，除了海上通往营口、葫芦岛的通道外，陆

上只剩下一条时通时断的北宁铁路了。

为了配合辽沈战役，切断敌陆上运输线，造成东北我军关门打狗的态势，我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第32师第94团，在上级编成内，继5月攻克热河隆化县城、6月入关攻克昌黎县城之后，于9月11日又向北宁路锦、榆、唐一线出击。

为了隐蔽企图，避开敌机轰炸，部队在夜间行动。这天夜里，突然下起了大暴雨，雨中还夹着冰雹。战士们被大雨浇得喘不过气来，头上被冰雹打起了一串串血泡，但谁也不吭一声。久经沙场的战士们都知道，在这种天气下行军，一定有重要的战斗任务。

部队于12日夜到达青龙河西岸。团长刘义荣、政委刘力生、副团长王亚夫都到河边勘察水情，发现因下了暴雨，河水猛涨。第二天拂晓就要投入战斗了，怎么办？首长们立即决定强渡。政治处的同志都分到各连做紧急动员工作。团里的战士，绝大多数是平北人和辽西人，很少有会水的。大家望着滔滔的河水发愁。经过动员，当战士们得知过河后就要投入战斗时，个个变愁为喜，决心克服困难渡过河去，打个痛快仗。团里把少数南方籍会水的解放战士组织起来，从西岸到东岸在河中站成一条“保险线”。团、营首长的乘马也成了渡河工具。渡河时，各级干部率先跳入河中，在前面探水引路。战士们头顶着武器，互相搀扶着，紧跟在后面。就这样，不到两个小时，全团1900多人全部安全地渡过了水深齐肩的滦河。

全团渡过滦河后，开始了强行军。13日拂晓，战斗打响。到9月17日，5天内配合兄弟部队先后攻克了安山镇、昌黎（当年第二次攻克）、留守营、北戴河、烟筒山等城镇和要点。

上述诸点之敌被肃清后，部队便与兄弟部队一起，进入了“破交”阶段。在西起滦河、东至秦皇岛的百里铁路线上，像长

蛇阵似的一字展开。

第94团负责“破交”的地段在留守营一带。由于白天敌机不断轰炸扫射，“破交”只能在夜间进行。战士们看着黑黝黝的铁轨像两条长蛇似的伸向远方，有的说，“眼看要胜利了，它就要为人民服务了，破坏掉真可惜”；有的说，“留着它等我们解放了东北后，坐着火车去打北平该有多好”；也有人反驳说，“你们知道啥？这铁路就是东北敌人的血管，切断它才能置敌人于死地，上级不让我们破坏铁路桥，就是为了将来重新修复铁路”。尽管议论纷纷，但战士们都知道这次“破交”意义非比寻常。因此，个个拼着命挖路基，起路钉，翻铁轨。一时间，上百里的路段上丁丁当当响成一片，加上宣传队敲锣打鼓宣传鼓动，场面十分壮观热闹。

时间过得很快。由于部队是靠锹镐作业，“破交”进展十分缓慢。王亚夫副团长和王非副主任，带着机关人员到连队开诸葛亮会，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不一会儿，战士们就提出了几十条建议。团里采纳推广了一种又快又好的办法，就是用绳子拴住枕木的一头，隔三五根枕木拴一条绳，连着拴住几十根枕木，每条绳子用十多人，同时一齐往一边拉，使铁路来个大“翻身”。这个办法经过试验很管用。可这么多绳子从哪里来呢？于是，各营连都派人到附近村子借大绳。因为国民党军经常借口修桥、补路、盖岗楼派款拉夫，横征暴敛，逼得百姓家破人亡，群众恨透了，所以他们听说要“破交”，不仅献出了绳子，不少人还跟来帮着干。

绳子借来了。在指挥员的统一指挥下，铁路来了个大“翻身”。为了防止敌人在短期内修复，第94团又把枕木卸下来，堆在一起烧掉。铁路线变成一条上百里长的火龙，浓烟直冲云霄。敌人的轰炸机不时地飞来丢几颗炸弹，战士们毫不理睬

它。敌人的侦察机顺着火龙来回飞了几次，便回去报丧去了。

敌人深知北宁路被切断对东北战局的影响。唐山之敌一个军强渡滦河，于17日占领安山、封台，18日黄昏占领昌黎火车站，妄图恢复北宁铁路运输线。第94团奉命连夜强行军，与全师部队一起将敌击溃。敌发现我军主力赶到，仓皇向唐山逃走。至此，第94团胜利地完成了给北宁铁路“翻身”的任务，为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打 昌 黎

1948年9月11日天黑以后，我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第32师第96团2营6连，从卢龙、燕河营一带出发，以急行军的速度，向东疾进。

当时快过中秋节了，正是五谷成熟的季节，庄稼还在地里长着，田野里，到处是黑乎乎的。这天晚上是阴天，没有星光和月色。凉丝丝的风送来扑鼻的梨香和悦耳的虫鸣，走起路来，分外提神。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打仗心切。战士们天天盼任务，日日想打仗，今天可盼到了。白天，赵连长传达了上级的指示。连长对大家说：“报仇的机会到了，马上就要打大仗。今晚就出发。”

听了连长的动员，大家别提多高兴了。特别是听说打大仗，真是后脑勺都乐开了花，所以走起路来特别有精神。

足足走了一宿，天亮前来到一个小山村，部队停下来仔细一看，这地方是八里庄，在昌黎城东。战斗英雄邳顺义在回忆这次战斗行动时说：当时我心里就在想，这不是把昌黎包围了吗？大概要打昌黎。但这只能在心里核计，不能问。军事秘密嘛。

吃完早饭，任务下来了，果然去打昌黎。6连的任务是打车站。车站是昌黎东。很明显，先夺车站就是切断敌人逃跑的通路。这是端窝的打法。敌人也明白车站的重要，他们在车站里驻了交警总队1个连的兵力，修了坚固的工事，鹿砦、铁丝网放了一层又一层，周围修着好几个明碉暗堡。特别是车站的前边有个院，那里面修了个高大的炮楼，可以用火力封锁通向车站的各条通路。要夺取车站必须先拿下这个炮楼。

晚上，夜色漆黑。6连奉命去夺取车站，3排担负打掉敌人炮楼的任务。排长张德文领着全排战士利用夜色悄悄地爬近了炮楼院墙，在一个小门前停了下来。排长压低声音对邓顺义说：“上，把炮楼炸掉！”

“是！”邓顺义答应一声，带领杨德祥和王子元两人，穿进小门，冲了上去。

因为有夜色掩护，邓顺义等3人迅速越过开阔地，接近炮楼。邓顺义对两名爆破手说：“我先上去，若没完成任务，你们俩再接着上！”说完，他夹起炸药包向炮楼爬去，很顺利地通过铁丝网到了炮楼底下。他将炸药包放好后，用手一拉导火索，转身就跑。没跑出多远，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连大地也呼扇了一下。敌人的机枪哑巴了。这时，我们的部队已向车站冲去，3排也冲进了大院。可当3排接近炮楼时，里边的机枪又叫了起来。“妈的，还没死净。”邓顺义又拿起一包炸药，一下子抛进刚才炸开的窟窿里，只听“轰”的一声闷响，炮楼炸塌了大半。敌人的机枪再也不响了。3排呼喊着重越过院墙向车站冲去。正在3排冲得来劲时，连部通信员跑了上来，传达连长命令，让3排撤下去休息，准备接受新任务。

大家挖完掩体，已经是红日东升了。正吃早饭，上级命令6连立即跑步去包围车站，因为敌人要跑。排长立即下令行

动。大家背上枪，有的手里拿着窝头，边跑边咬，向车站奔去，三五分钟就跑到了车站。连长命令3排从东南包围。3排刚跑出不远，就见一股敌人约有五六十人，拿着枪朝他们跑来。有的战士说：“敌人可能要包围我们。”张德文排长说：“别急。你们先隐蔽好，来了就打。”3排立即成散兵队形卧倒，但是敌人却进了村头。排长命令8班，堵住门口。接着，他又喊道：“9班进院抓活的，7班向南迂回。有跑出来的敌人就消灭，不许放跑了！”

7班班长邓顺义马上领着战士们按排长的命令行动。突然又听排长喊：“邓顺义，你的右边有敌人。”邓顺义转头一看，可不，足有四五十人，正向铁道南边的一个大院跑去。

“你们班把那个大院堵住，不许跑掉一个敌人。等一会儿，我们去收拾他们！”排长跑上来对邓顺义说。

邓顺义一看院里没人，把冲锋枪一搂火，“哒哒哒”横扫了一梭子，高声喊道：“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投降！解放军优待俘虏！”没有动静，他又“哒哒哒”来了一梭子。两梭子还没有动静，他就悄悄地接近了正房。房子四周有台阶，挺高。他一个大步跨了上去，只听里面“叭哒”一声，像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下了。好小子，果然有人！他紧贴墙角站着，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可又像死了一样，一点儿动静也没有。他用唾沫把窗户纸润了一个小洞，往屋里一看：嗨！好家伙！黑压压地挤了一屋子，足有七八十人，一个个面色惊慌，有的正脱掉军衣换老百姓的衣服。这么多敌人，简直像个马蜂窝，弄不好就要炸窝。怎么办？

调人去，不赶趟了。敌人要跑，要真往大门外冲，他们班只有7个人怎能挡得住？要沉着，要勇敢。一定要降住敌人。邓顺义对大家说，咱是董存瑞的战友，要给战友增光，给部队增

光。邹顺义猫着腰一使劲儿，用枪一下子把玻璃打了个粉碎，身子往墙角一躲，把黑洞洞的枪口对准屋里的敌人，大声喊道：“不许动，缴枪不杀！你们被包围了。外面全是我们的人。赶快投降。谁敢反抗就打死谁！”有些敌人吓得直哆嗦，一个个都往后缩，谁也不吱声。这时间真是千钧一发呀，每一秒钟都可能出现你死我活的局面。邹顺义从腰里拽出一颗手榴弹，把导火索环套在手指上，高喊道：“缴枪不杀！再不缴枪我就炸死你们！”这一下，敌人可害怕了，一连声地喊道：“别扔，别扔。我们缴枪。”“那好。把枪放下，到院子里来！”“是，是。我们马上出去。”屋里的敌人纷纷把枪放在地上，一个接一个地向院里走去。

俘虏站了两大排。这时，邹顺义向门外大声喊道：“进来3个人。”随着邹班长的喊声，王子元同另外两个战士开门跑了进来。他让王子元同另一名战士押着这七八十人出了大院。

邹班长又同另一个战士来到西厢房。邹顺义照样冲天空又打了一梭子，高声喊道：“里边的出来，不然就开枪了！”话声刚停，里边就走出来三四十人，有的还穿着便衣。

邹班长又喊进来两名战士，把这批人带走了。尔后，他又同那名战士过角门到了向南的正房。那个战士堵着窗口，邹顺义堵着门口喊话。屋里马上就回答：“别打，我们投降！”“快出来！”从里面走出来五个人，一个劲儿打哆嗦。

邹顺义问他们：“屋里还有人吗？”

俘虏们互相看了看，结结巴巴地说：“没，没，没有了！”

邹顺义到屋里进一步查看。屋子中间有个桌子，桌子上面蒙了一条毯子。邹顺义正怀疑，毯子抖动起来了，“啊，里边有人！”邹顺义猛地一把把毯子拽开，果然，桌子底下趴着两个人。在邹顺义的命令下，他们哆哆嗦嗦地爬了出来。

之后，郅顺义带着 1 名战士逐屋搜查，又查出来 3 捆没开包的三八大盖枪和不少弹药。在这个大院里，他们没伤一人，抓了 148 名俘虏，缴获了 100 多支冲锋枪、卡宾枪和三八大盖。他们把大车套上，装上武器，押着俘虏，走出了大门。

这时，2 营攻打车站的战斗已经胜利结束了，昌黎外围之敌已被扫清。接着，第 11 纵队又发起了对昌黎城的攻击，只用一天就全歼了守敌，解放了昌黎。

英勇的塔山阻击战

打锦州，关闭东北大门，截断东北蒋军的退路，是毛泽东指挥辽沈战役的重大战略部署。塔山阻击战是打锦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说的是我东北野战军第 4 纵第 12 师第 34 团塔山阻击战日日夜夜的战斗情况。

1948 年 9 月 12 日，第 34 团奉命以秘密神速的行动，从鞍山出发，日夜兼程，通过北宁路，渡大凌河，南下兴城，攻占砬子山，在砬子村地区集合待命。

10 月 5 日下午 6 点多钟，第 34 团正在开晚饭，突然接到师部电话，命令部队马上行动，向塔山开进，团长、政委立即到师部接受任务。部队由江雪山副团长带领出发。

师机关已经走了，只有江燮元师长、潘寿才政委和几个机关干部坐在油灯旁看地图。首长先问了 34 团的情况，尔后，向焦玉山团长和江民风政委传达了总部命令及纵队和师首长的决心部署。江师长说：“现在时间紧迫，任务很重，纵队首长命令部队在拂晓前赶到塔山，阻击从锦西、葫芦岛增援锦州的敌人。”江师长指着地图上用红铅笔圈好的打鱼山、高家滩、塔山桥、塔山堡说：“其中塔山堡是重点。你们到达指定地点后，尽

快组织干部勘察地形，区分任务，并将兵力部署迅速报师。”

潘政委说：“你们团坚守塔山的任务很艰巨，又很光荣。毛主席指示，要东北部队坚决迅速打下锦州，关上东北通向关内的大门，切断东北与华北敌人之间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全歼东北敌人于东北地区。要向全体指战员讲清楚，塔山阻击战是歼灭锦州守敌、攻占锦州的关键。这次能不能守住塔山，是关系到我军能不能顺利打下锦州，关系到能不能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全东北的大问题。希望你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战胜各种困难，完成这次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

焦团长和江政委向师首长表示，坚决执行命令，死守阵地，寸土不让，决不让敌人通过塔山。

塔山，位于两锦之间，距锦州仅15公里，是敌人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要道。有直通锦州的铁路和公路，便于敌人大兵团机动；东临渤海，敌进攻可以得到舰炮火力的支援；南面大小东山、影碑山等高地，敌人筑有坚固工事，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和控制我塔山一线阵地。

6日拂晓前，1营进至塔山堡，3营进至高家滩和塔山桥，团警卫连2排进至打鱼山。2营为团预备队，隐蔽在塔山堡背后钓鱼沟边。团指挥所设在塔山堡北侧高地。各营连进至指定位置后，立即紧张地勘察地形，抢修工事，挖防空、防炮洞。

7日上午，全团营以上干部勘察地形，区分具体任务。

8日上午，纵队吴克华司令员、莫文骅政委来到塔山前沿阵地。

莫政委看到插在阵地上的木牌，写着“寸土不失，誓与阵地共存亡”等战斗口号和战士们在枪托上贴的决心书后，问三连连长周丙义：“能不能守住阵地？”

周连长说：“能！决心实现誓言，守住阵地，打垮敌人。”

9日，兵团程子华司令员在纵队吴克华司令员陪同下，到塔山地阵地视察。首长们顶着秋风细雨，踏着泥泞山路，从前沿阵地一直看到防御纵深，边走边和战士们打招呼，鼓励大家争分夺秒抢修工事，多杀敌人立新功。

10日，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色。焦团长和江政委在前沿阵地上和战士们一起修工事，整整干了一个通宵。看到天快亮了，焦团长招呼政委：“老江，咱们回去一下……”一句话没说完，“轰隆、轰隆……”敌人的炮弹呼啸着在离他们不远的阵地上爆炸了。紧接着，1营阵地、3营阵地、警卫连阵地和团指挥所都遭到敌人猛烈炮火的轰击。饮马河中升起无数水柱，塔山堡、高家滩的民房一幢幢被打塌起火。山上的草木被烧着了，全团阵地上弥漫着炮火和硝烟。

参谋谷月民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警卫连2排的打鱼山主要山头阵地被敌人占领。”

参谋刘玉来报告：“敌人1个多营的兵力，趁夜暗摸到我阵地前沿。战斗一打响，我们部队两个正副班长牺牲，1个排长和4个战士负伤，剩下的人撤到第二个山头坚守。”

天已大亮，敌人在海上的“重庆号”巡洋舰以猛烈的炮火轰击第34团观察所。从南面飞来九架敌机，在塔山堡、高家滩上空，泻下了一串串重磅炸弹。顿时，阵地上硝烟滚滚，大部分工事被摧毁，铁轨、枕木漫天飞舞。许多同志被震昏，有的耳鼻出血。敌人的步兵张牙舞爪，以集团队形哇啦哇啦往前冲。我塔山堡、高家滩、桥头堡上的同志们坚定沉着，他们从工事里钻出来，待敌人冲到距前沿阵地三四十米时，指挥员大喊一声“打”，各种武器一齐向敌人突然开火，杀得敌人像戳烂窝的蚂蚁，滚的滚，爬的爬，横七竖八，乱糟糟地一片一片地倒毙在我

阵地前面。

可是敌人的冲锋并没有停止，一梯队垮下去，二梯队冲上来；二梯队垮下去，三梯队、四梯队又涌上来。塔山堡1营前沿阵地的1连、3连结合部，冲进来两股敌人，同我们的战士搅在一起，抓头发，揪耳朵，用刀捅，用牙咬，滚打成一团。在许营长的沉着指挥下，经过十几分钟激战，两股敌人全部被歼。敌人的后续梯队，被我潜伏在饮马河南岸高甸子村的侦察组（共7人，1挺机枪，4支冲锋枪），以突然猛烈的侧射火力打得惊慌失措，乱了阵脚，伤亡惨重。敌人怕我再利用高甸子村，当晚派1个营的兵力将小村烧光。

敌人约有3个师的兵力，向我轮番进攻，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多钟。敌人伤亡惨重，被我火力压制在海滩上和饮马河滩里不敢动，处于无力进攻又不敢收兵的困境。

下午6时30分，太阳刚落山，海潮快退下去了。突然，敌人的大炮又向我阵地狂轰起来，只听敌人打炮，不见敌人冲击。焦团长从望远镜里看到敌人都在向后爬。原来，敌人打炮是为了掩护步兵撤退。焦团长立即发出实施反击信号。我们的大炮为掩护部队反击向敌人开了火，双方炮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大地。我各反击分队像猛虎一样冲出掩体，杀向敌人。2营杨营长和教导员于厚德，带领全营像箭一样插到敌人侧后。3营从正面出击。四面八方，杀声震天，打得敌人丢盔弃甲，狼狈不堪，争相逃命。经过半小时的激战，俘虏敌官兵80多人，缴获一大批武器弹药。

1营组织的反击，给饮马河滩里的敌人以重大杀伤。

警卫连2排配合兄弟部队收复了打鱼山阵地。

入夜，苦战一天的部队吃了一顿饭，又冒着敌人的炮击，重修工事。

第34团首长将一天的战况和敌俘口供，向师和纵队指挥所作了电话汇报。俘虏供称，塔山正面敌人是第8师，高家滩正面是第198师，桥头堡正面是第62师。敌第54军军长阙汉騫命令部队要在几个小时内攻占塔山，打到锦州郊区。

又是一个通宵。全团各主要阵地上，都架起了二至三道蛇腹形铁丝网。敌人做梦也没想到，一夜之间，“共军”阵地上出现了钢铁屏障，连敌总指挥阙汉騫也惊叹：“共军真神！”

翌日8时，敌第8师在暂第62师和第151师配合下，向我塔山堡阵地实施猛烈突击。战斗一开始，敌人的飞机、大炮先来一顿狂轰滥炸，数百发炮弹和呼啸而下的巨型炸弹，使我整个阵地成了一片火海。接着，敌人以整团整团的兵力组成梯队，由军官带头冲击，前面倒下去，后面扑上来。

这一天，从早晨到下午，连续厮杀不断，战斗远比第一天激烈。3营营长王和荣报告，该营连续打退敌人七次冲锋，各连都打得很英勇，特别是8连，勇敢、顽强地抗住了敌人多次猛烈冲击。在危急时，连长姜云忠带着战士从倒塌的工事里钻出来，依托交通壕，用手榴弹和刺刀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冲锋。一次，敌人像蝗虫一样涌上9连阵地，连长龚福堂率领战士从工事里冲出来，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杀得敌人慌乱成一团，把爬上阵地的敌人消灭了。7连8班坚守桥头堡，全班9人，3人牺牲，6人负伤。他们顶住了数十倍于己的敌人的猖狂进攻，像钉子一样钉在前沿阵地。敌人的进攻被打垮了，阵地前，海滩里，躺满了敌人的尸体和伤兵。我们各连也有伤亡，有的伤亡几十人，但无人叫苦，部队越打越勇，越打士气越高。

全团在一天战斗中阵亡和重伤共300多人。当晚，纵队首长从兄弟部队抽调360人，补充给第34团，保证该团有足够的力量进行第三天的恶战。

第三天早上,敌暂 57 师约两个多团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进至饮马河南侧,不时以一个营或一个连的兵力进行小的进攻。同时,上百门大炮和几十架飞机,轮番对我阵地实施扫射、轰炸。

正在这时,兵团程子华司令员来电话,要焦团长汇报一下两天来的战斗情况,重点是敌人进攻的特点和我们的打法。

刚通完电话,头顶上就响起敌机马达声。3 架轰炸机,扔下几十枚炸弹,扫射一阵子,飞走了。紧接着,塔山桥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不一会儿,3 营营长电话报告:敌人约 1 个团的兵力连续向 7 连阵地桥头堡突击。7 连连长盛福高带领全连英勇战斗,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大量杀伤了敌人。终因伤亡过大(只剩 20 多人了),桥头堡被敌占领。他要求用营预备队实施反冲击,夺回阵地。为了减少伤亡,焦团长告诉 3 营营长做好准备,待黄昏后反击。

下午 5 时许,江师长来电话说,纵队首长指示:为坚守塔山,加强前沿阵地防御力量,需要紧缩阵地。确定将 3 营和警卫连的阵地,在黄昏时移交给兄弟部队。

当夜,为进一步查明敌人企图,决定派团侦察班班长纪仁祥,带领六名精悍侦察员,潜入敌防御纵深设伏。侦察班班长纪仁祥和他的侦察班不费一枪一弹,在两军对峙的紧要关头,竟然活捉敌 1 名副团长。据胖子副团长供称:为了拿下塔山阵地,蒋介石、卫立煌先后来过葫芦岛。蒋介石先令第 54 军军长阙汉骞指挥,后改换第 17 兵团司令侯镜如。卫立煌不放心,又派他的副司令陈铁来。敌海军司令桂永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亲自指挥海、空军参战。两天猛攻,寸步未进,蒋介石大骂他们无用,今天派他的随身参军罗泽闓前来督战,并决定把两天没舍得用的“华北剿总”直轄独立第 95 师——所谓“没丢过一挺

机枪”的“赵子龙师”拿出来，准备明天大干。为此，特地将独第95师老师长、华北督战主任罗奇弄来，给他的“老部下”打气。罗奇一来，就狂妄叫嚣：“没有‘赵子龙师’拿不下的阵地。”他为了在蒋介石面前露一手，重新掌握兵权，在部队中建立了庞大的督战组织，规定逐级监督，怯战者杀，并以50万元金圆券的代价收买了一大批反动骨干分子，组成“敢死队”。

13日晨，敌人又是一阵狂轰滥炸。之后，敌独第95师、第8师、第151师、第157师、第2师一部，分三路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来。敌人利用黑夜运动，接近我塔山堡前沿阵地。天蒙蒙亮时，突然发起冲击。波浪式队形，一个营为一个波，一个团分三个波，轮番冲击。前面有“敢死队”，后面有“督战队”，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一波接一波，像疯狗一样向我阵地冲来。进攻的程度是几天来最凶猛的。我们的部队都很沉着，待敌人靠近第一道铁丝网时，才突然开火，打得敌人混乱不堪，一片片倒下去，在我阵地前遗弃了1000多尸体和伤兵。

敌人看冲不上去，恼羞成怒，集中了所有的大炮、舰炮和十多架飞机，向我塔山阵地猛烈轰击。但是，由于短兵相接，飞机、大炮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

夜幕降临，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阵地上一片沉寂。

14日拂晓前，敌人借着薄雾又接近我阵地前沿，5时发起冲击。战斗一开始，敌人第151师为第一梯队，第21师、第8师一部分为第二梯队，仿效独第95师组织了“敢死队”，以军官督战，在各种火力的掩护下，向我塔山堡阵地，实施猛烈的集团冲击。这时，敌军官已丧失了理智，连起码的战术和冲锋队形也不讲了，只是驱赶着士兵在大炮、飞机的支援下猛冲。战斗异常激烈，敌人反复冲击数次，均被我以炮兵火力和短促火力击退。